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藝文 記九

明

建昌縣學記　　蕭鎡

西安潘君彛之尹建昌也治既有方百務具舉獨嘗往來視學宮以謂卑陋不足啟觀瞻興教化欲脩治之未暇乃景泰改元之春慨然捐已貲為之倡諸僚屬相與

協贊之而邑之士民與凡大夫之致政而歸者咸出穀為之助於是購材庀工撤禮殿而髙大之既又建兩廡重門總之為屋若干間弘敞靚深言言翼翼經始於是年十月一日落成於明年正月朔日邑人父老喜學之更新而大潘君之成績也以教諭張君湜書來屬予記建昌縣之學宋崇寧二年始建於縣治之東後凡再徙而至今縣治之西元元貞間縣陞為州知州孫輔臣重脩之國朝洪武初州復為縣知縣倪恭復脩而大之潘

君所脩大抵循恭之舊而又增廓之也天下之學不可一日而無而所以學者不可一日而廢教之所以出也自黨庠術序之法立而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之為郡邑者不知政之所重在此往往視以為不足務甚者學舍頽圮生徒無所寓絃誦之聲寂然不聞而猶莫之省憂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不古治之所以不古人材所以不廣也今潘君在建昌獨知脩廢墜於數十年之後使

建昌之學者咸相與藏脩游息於其中而日講乎人倫日用臣子之大節則一邑之教化興風俗盛人材出而潘君之治成矣其為國家之助豈小補哉余素交潘君遽喜其為政知所重也特為記俾刻諸石以告來者

廣昌縣重脩廟學記　劉定之

廣昌當宋南渡後析南豐之半天授興城等鄉為縣以其道通廣海郡屬建昌故以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為之畫壤置署而廟學近縣獄蓋播越甫定經營猶

未得全美也久之徙縣治東止戈亭舊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皇朝初更創吏部尚書何文淵記焉距今未久時康俗阜力可充拓於是蒞郡者謝守士元蕭貳守允恭臨縣者葉尹茂高李貳尹麥師泮者郜教諭忠洎訓導段俌王煥相與輸公帑彙衆財以為之於廟自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幣器以及祀文昌神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於學所宜有者庋經籍録以及泮池射

圃之類亦莫不有所既踰前規亦甲旁邑始事於成化丁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尚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為記

永濟陂記　　胡居仁

五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名匠謀易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為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

矣里中周君畧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濰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為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况為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為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

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是為記

武寧縣儒學記　　夏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予行試諸生至於武寧視學宫隘陋與縣治密邇胥卒之悍囂氣數之染習甚非所以興化育才也謀於知縣黄雋思得爽塏者吏之雋與諸生方聰輩咸曰此去縣可一里有官地一區惟公圖之予即往視基隆而廣勢端而直諸山前列如案後擁如壁左

右顧瞻形勝十倍詢諸陰陽家亦無不稱善者將請於朝值年之不登寫亦以憂去事遂不果越四歳是為成化甲午予再至武寧諸生以學舍不稱為憂予亦以有司拘於繩尺輾轉事不就緒名邑中義官徐碖輩風使倡義改遷碖即助銀百餘兩自餘多寡有差市民張文獻以近旁地十餘畝充學基而徐碖仍日往督工諸生家悉出丁男供役既治其地獲土中巨礎井列縣㑲兵後無志可考疑其為㠶㠶時公廨神祠也豈天固秘之以

待學之興乎於是首新文廟明倫堂以次戟門兩廡齋舍之類越明年冬落成為成化乙未諸生徐緯張天仁輩喜於學成來請記予因語兩生曰吾子知學之所以成乎中庸不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始學之宜遷也知此理者宜之體此理者宜之柰何閣於有司之尋常奪於衆人之是非不勇以强之而尚待區區文移之相覈闗節之相臨學何時而成乎吾子之為學正猶是也科目之遼然功業之杳然此非知仁

不及也患在勇之不決耳吾子歸語諸徒而思之學之道在其中矣

上猶縣儒學記

予承上休命提督學校於江西所至郡邑進諸生課試之又立程督之法令有司學官時舉行之以考列其勤惰進退庶幾環千里之區士之業於學者異氣同風其德成其材達以無負上命之重然而未能者教者之不善歟學者之不力歟教不善也固於道德之懿性理之

微不能率先有得與諸生相發明愧古之君子多矣學不力也是固有誘焉者以區區科目衒鬻趨競之技不早自振厲而顧限晝以延歲月動以質魯地遠虛辭擁護其短謂之何哉南贛二府每大比於鄉類不及吉饒臨信得士之衆以為下邑荒陋則未免寡昧而謂資禀學力有律於風氣者予其為教不善學不力一也上猶屬南安而處贛上流諸生方鼓舞於學奈何禮殿學宫日就淪圮不足以嚴廟貌而聳士心於是邵長貳姚旭

施奎縣令陳文學官黄璲郭宣先後一德倡邑人之仗義者鼎新之落成之日生員吳瑨具事之顛末請記將刻石示後知是而謂上猶之人不知道乎猶可諉之荒陋寡昧乎學校淪圮聖人之道不尊一倡而從者駢集知有學校而不知有其家知聖人之道而不知貨利之重今而後知上猶之人可與共學且可與適道也奚止科目得士哉凡學之建大成殿出於陳宗大成門成於張克顒胡彦璣東西廡成於李清曾仁中何源慶趙永

泰朱玉春朱鈺明倫堂成於李應忠東西齋成於蔡仲芳李尚顒其聖賢像塑則諸生陳啓李厚輩共成之又學官居宅一所成於蔡仲清李仲奇其饌堂左右舍亦將就緒需其成鐫其名於碑陰於乎脩建之功成故事必有記正以運化推移而成毁不常故碑板之道所以述前功而示來裔也予既重邑人之義也所望於諸生者不衰故取平日詔告之意重申之而併録諸義士姓名庶覩者胥有感焉則不腆之言不為徒發也哉

守貞堂記

李東陽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洌娶於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敷賢於吳曰我病且死乃不終殄於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為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實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悲焉處士卒吳竭力治葬葬既䘚績織以食其孤及敷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衰蓋二十有二年

於兹矣敷賢念母之徳輙流涕曰某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煢煢昵昵以至於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先君之遺業未墜皆母之徳天之報也乃作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徳不能使暴於天下無以稱為子謀於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於予曰願有記予歎曰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悃愊哀懇有不容偽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

之坤之六三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覿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奚啻百死卒終先處士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為報昭乎在此由是以迓祉延祚垂休於後之人寧有既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為世則可也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境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公死於國事今

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實學士與儉先生從女禮儀之教固於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後人

曾文定公祠堂記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南豐舊有書院在縣西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寶祐中郡守楊瑱建祠迎旴門外參知政事陳宗禮為記元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於臨川虞學士伯生為記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

於南豐縣學公實與祠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即河東山麓公舊讀書巖為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慨其祠宇卑乃命知縣李昱相地庀物即巖之東而重建焉背山為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為東西廡前為門屋屋之前壘石為洞洞之前因危石為階十五級下屬於池池之上為橋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為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地也甲辰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而時謹視之謂不可以

無記走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乎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盡則其言可以久而不廢古之所謂著述者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為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裨治則有不可掩也宋盛時以文章名者數家予於文定公獨深有取焉者蓋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

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為詞章之雄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如公之賢固天下之祀不可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也哉

羅氏興復磁竈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竈舊業乃自叙其事請記於予其畧曰磁竈者有石蹲於溪心若竈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北阻芙

蓉峯又北為臨川西扼連珠峯又西為宜黄南連軍都屬於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以達於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産多穀間出為赬堊為石脂雲母為礦為蜯或孕而為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户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絶元季燬於兵灌莽蒙翳兕嘯於木虎兕豺豕交於野過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明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户招集逋徒吾父編脩公益勤安輯於是土著

者僑寓者販者遊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址猶漫然莫之省也玘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其地者去郡邑甚遠棨牘胥隸不可不為之所於是為館於衢衢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湢燕寢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百十武折而西為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為聚奎橋橋之上望遠樓樓之南為坊於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也登於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於芙蓉者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為石嶺峽水東流其中舊鑿壁為磴

緣而為徑又跨峽為逍遥樓樓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為堂隍上為迎暉樓當里之㑹其東為解元坊坊左右為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為市區區外之為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為義倉為主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為龍門橋橋之上為屋十七楹中為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於是為迎恩亭亭之西迤於逍遥之東為門六皆跨於溪為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磚石凡坊與樓皆塗以

丹臒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而玘也繼為之玘之子孫又繼為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盛者不可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為之嘆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

鄉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為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勵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烏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復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畧為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於所謂磁龜者

重脩嶺路記　　桑悅

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驢背輦載絡繹米鹽器用多貨之所由出也開闢以來嶺之元胎𡾊崪剗天艮艱於行有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至府治舊有瓴石細街歲久碎没尺㸃丈綴散如列星路之眞形邱隴陰奪積雨連旬洿者吹瀆往往人驢俱仆㕍虬踶觸貨隨覆敗毆爭訟辨卒至求珉廢王主客俱困公移紊煩前守兹土者明解

其故力綿材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由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出守茲土首詢厥事因私計曰吾能少勞民大有逸紉勞有時貽逸無涯吾何憚而不為耶用集父老率工師親陟巔峯抗路巨石嘗逃九齡斧鑿者悉用椎削取其犖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砌以石磴步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負任者昏夜可以陟降矣嶺路之脩其費不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彼此挹注然是役之興適值歲歉福建

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荒政瞻脩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其長二十五里其濶一丈悉用碎石塊平砌其中而青石長條固其邊幅旋取巨材遇水架梁以免病涉又以餘石補甃城中衢及城外至迎恩坊而北則斬新脩治與嶺相準凡為路者三十餘里而學宫前後寓賢祠後城址東北及通濟街謝行頭諸處置堤捍水又三百餘丈皆堅緻不苟可為數百年規利生民功皆非細周禮以通道濬川

為為政首務豈無意哉是役也廵視刑部侍郎金公僉憲陳公李公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聯書其名以詔無窮俟名弼字汝弼脩政立教百廢具興其脩嶺路之功識者以為宜配九齡廟食兹土云

觀瀑亭記

秦夔

當麻姑絶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瀧瀧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厓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

谷中下與石鬭不勝怒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濺人其聲清越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又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響振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成化辛丑予承乏是邦又明年適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洞淵作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予曰子身為二千石莅盱甫數月澤壅而未流不思握髮吐哺以盡厥職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予曰不

然子之所謂非宜乃予之所謂宜者也予素憒憒昧於臨民之術曩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武昌當西南劇郡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兀兀窮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厖予懼夫志之煩而政之厖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蕩滌其胷臆既乃灑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蘇壅者以決滯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今盱為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三之二而茲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

激貪起懦類皆有益於予之政夫所臨者既簡而所觀者益勝則茲瀑者眞攻予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或人唯而退遂書以為記

憲節堂記

周璹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説舉宋省元始遷今鷲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

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
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
愛重之皇慶壬子董宣慰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
書監秘書郎脩撰翰林日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
楚公輩朝夕淬勵譽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
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寇莫
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
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閫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

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齡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贑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覔陣亡公被執於贑幽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絶筆曰生作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憾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逃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峰立

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辭疾歸養慨祠祀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歴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别墅之東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廪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顔其楣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新遷府縣儒學記　　彭　時

贛於江西為鉅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

秀風氣固密形勝槩可知已然郡縣二學自宋以來俱在城内之東南面逼城垣未足以當其勝入國朝百年之久教養具備而科目乏人或者以為地有不利而有司憚難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東曹侯凱来知府事厭其卑陋即以改遷為已任乃相其宜得學之東偏景德寺其地隆髙亢爽後接鬱孤臺前對崆峒山山勢聳拔如卓筆狀喜曰建學育才莫宜於此即名寺僧以府學易之并縣學遷焉拓其地北南一百一十七丈東西七

十三大中建大成殿殿後為尊經閣左為府學右為縣學自門廡堂齋廨舍以及倉庫庖湢之所靡不如制方經營中有言永樂間嶺南所貢營造殿材棄置南安水中者皆棟梁具侯即遣人出之其餘材木多取辦於寧都工匠資費悉出公帑及邑民之好義者始事於戊子春三月及秋二學大綱皆完侯述職京師以内艱去己丑五月黄岡謝侯晁賓來繼之因其已完者加以黝𣸈繪飾復展欞星門於泮池南東西各為一門以便二學

師生出入闢射圃建文昌祠泮宫橋立成賢育才二坊於通衢以表其域此皆增其無者也二學成規模宏壯華麗有以出塵囂而挹清曠加於其舊遠甚始遷之歲諸生名鄉薦者二人明年進士及第者一人邦人父老咸喜以為二侯興學之效且曰昔者因舊屢脩皆有文以紀其功況今改建其功尤大可無紀述示不忘乎乃寓書翰林編脩董越俾徵予記

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益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至形於言則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於得志一時者遠矣吾安成古廉李先生負天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識者蓋深惜焉故其卒也尚德君子交章請行褒䘏之典最後廵撫韓公列其功行以請乃得謚為文毅當是時有司已崇祀於學宫矣今提學僉憲潮陽李公齡復命建祠其家而尊崇之益至嗟夫

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先生資禀秀異涵養深厚清
德正學追蹤古人方其為翰林侍讀也感太宗文皇帝
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下獄踰年乃釋
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以是激怒
宸衷命以金瓜撲之於庭不死降監察御史凡三日章
復三上遂下獄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志
仍釋為侍讀自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
尊而慕之正統中自學士為祭酒當國學政教弛弊之

餘慨然以成就賢才為已任嚴條約勤課試程才叙進
一以至公而賑貧藥疾恩意尤篤故教化行而人心樂
從其出而取高科躋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稱
先生之教恩義兼盡眞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
家居而憂國愛君之念不少亡比聞土木之變聖駕北
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攘大政所宜先者遣長孫騏達於
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人又皆聞其事而壯
其言謂先生忠義之氣没齒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盛

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為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雖一時名公鉅卿亦無不推高而下之然獨不得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霈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公嘗為國子師屬知先生為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教於來學此專祠之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為間者三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實邑令黄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

稷以書屬時為之記

重脩清獻堂記　　劉鴻

贑古虔州也據江西上游沃野千里山川城郭之勝雄於嶺北唐宋來類多名宦遺愛弗諼嘉祐中趙清獻公知郡草棪敷和疏鑿水道弔卹鰥孤善不殫紀周茂叔先生時為通判握手同寅邦績用熙而河南程氏兩夫子者因從之遊名賢過化流風餘韻赫赫如昨日事國朝洪武中聿新郡治為堂其北以休寮寀榜曰清獻示

景行也直南百步為後堂於儀門左則又合清獻周程而以三賢名歲久風雨震淩危不可守前此所司方圖之而未即緒成化癸卯適郴陽王侯廷珪以奉議大夫來領兹郡至則别蠹剔譌興陋補弊民瘼而起吏䐉而瞭顧瞻兹堂旰夕中惕喟然嘆曰趙清獻之功德在民心其未泯乎何至是也迺荒迺葺爰舉是役需出公帑之奇力出召募之徒工出四方之傭不競不弛籌畫咸自已出不數月而成士大夫犀謁焉皆曰王侯不動聲

色而舉大役如此為之歌曰赫赫清獻王侯光之翼翼三賢王侯張之有崇其堂王侯荒之民力志之甘棠詠思曷其謖之請勒石詔示方來侯固拒再四乃以記俾予嗚呼清獻距國初三百餘年而堂以名又百有餘年乃重作於侯天時人事宜若有待焉者繼涖兹土者不有慕其為人如今日者予登兹堂而有感高山仰止世得清獻而治之虔民其世為清獻之民哉

重脩星子縣廟學記　　彭　教

南康治星子之有學則宋紹興郡守徐端輔所創再遷而為今學則洪武初邑令朱敏所營也在元季時為僭偽争敓之區十餘年間地凡八屬聲明文物之遺埽地赤立國初假寓綿蕝以立官府招流輯散以充編戶有司於日不暇給之中脩學宮置士籍以應詔其建立規模槩可想見於是百有六年矣今太守山東曹侯凱始至悼廢病陋爰議改作撤禮殿講堂即舊基而新之加高廣焉先是學之門在廟左而取道西出迂僻不便廟

之南又為民居所偪其南為冰玉澗所經又其南為通衢擁蔽限隔殿庭之隘幾不容布武乃買民地闢之櫺星戟門以次前徙戟門之内延以脩廊戟門之外直臨澗濱鑿而廣之瀦為泮泮之少東甃石梁澗南属之衢北為學門門之内為堂涂北向西折以達於祀堂之後為後堂堂之前為兩齋會食有所退省有樓植二坊於衢之兩端東曰興賢西曰育才弘敞軒豁端直靚深既成學之諸生具始末來請記竊惟嶽國文公之守是邦

實躬道德以為人士師至於繕館舍飭齋講嚴像績新冠服罍篚爵洗巾冪注勺之間亦再三致意焉其本末具舉固如此一時之士爭自濯磨行義宦業偉有譽於後世今星子之學有賢師帥興舉規措勤懇周悉則夫居養游息之助作新感發之機或有出於言語文字傳習之外者無亦嶶國之意矣乎而此邦之俗淳厚敦樸呂成公所謂甘白以為進德之地者庶幾近之若夫所以開其聰明作其志意脩其廉隅飭其身言以從事於

治已治人之學盍亦加之意乎是役也監察御史括蒼金君忠前守安陽許侯顒嘗積贖刑之金裒富民之獻為脩葺計亦既有緒矣而曹侯實來工鉅費夥非始所及也至於白發端緒綜理密微則教諭上虞吳愼與有勞焉始事於成化辛夘十二月訖工於癸巳十一月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脩飭

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

霜争嚴鳴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成
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廷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
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
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
事之人相與斥排目為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
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
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
必有以明夸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若節之

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淆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兩公所為不詬其悖必笑其強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涎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循葺不嗣頹毀畧盡江

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宫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别構祠屋為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謟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説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顧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

之所非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强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覩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重建横浦橋記　張弼

横浦橋乃南安之襟喉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脩建大畧具見郡志成化甲午毀於潦知府姚旭欲脩而代去章綸繼之將成即傾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葢山水瀑漲頓起數丈浮査巨木蔽流而下撞擊橋墩勢

逾萬斗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為功也况先為橋墩者壘石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遇水流轉何能為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髙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弼鑒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濶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鐵兩岸石䃭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為數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下護梁甃以石子蓋南安以驢為生非惟木不能當而甎

甓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為貫區而收其入凡為亭三十間長三十大濶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用杉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惑民志也凡貫區所收歲供脩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於戊戌冬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益以梅嶺鹽税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為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

也尚頼後之守土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

袁州府脩儒學記　吳節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西奥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唐天寶間房琯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泮宫士風並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於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脩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志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

年代攸邈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揄社常公顯以給事近
臣奉命守表期年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
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廚亦將傾側徘徊
久之慨然以興創為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
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以金碧
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於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陛
遷廩舍號房於泮東置神庫神廚牲房於震兌列師儒
之舍於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

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於民經始於癸巳季春畢工於甲午閏夏郡教授蔡永偕諸師儒謀刻文以彰成績具書來求記竊惟學校賢才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易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校不再期而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焉可謂賢守矣謹為序其創構始末劖勒於石

康郎山忠臣廟記　　孫原貞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血食滎陽乘黄屋誑楚脱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血食睢陽守孤城扞寇盡忠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三十六臣血食康郎山恭天討偽漢殉君義以死於此是皆得其死所而有功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帝業成唐滅安史而肅宗之舊業復我太祖高皇帝滅偽漢而大統猶未集四征僭亂將士固有力戰而死者獨韓成等如漢之信唐之巡遠廟而祀之何哉爰自紅巾

倡亂羣雄僭據偽宋韓林兒據中原偽漢陳友諒據江
漢偽吳張士誠據浙西偽夏明玉珍據巴蜀其他竊據
猶衆天命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附成等咸際會風
雲於其間由是撫有淮甸遂平江左定都金陵其陳友
諒發蒙衝驅醜類攻圍我豫章天威震怒躬率舟師進
討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我將士一心整甲兵操舸艦受
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
其虛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夜成等皆當先督戰惟

君令是聽義不顧身衝鋒刃而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勢破其堅奮力挫其鋭決勝以死其間偽漢兵被殺傷焚溺而死者以萬計大破之湖口我軍復追擊之陳友諒中流矢死餘衆隨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僣亂靖中原定燕京所至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再戰而克未有若康郎鏖戰累日克大敵滅大憝皇明龍興實肇基於此其敢死破敵有功之臣又皆重瞳親見其忠肝義膽簡在宸衷是宜褒封建廟於餘干康郎山封

侯爵十二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泉文貴李志高張志雄徐公輔劉義陳弼公爵一人丁普郎伯爵二人程國勝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閏石明王德常惟德逯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沖汪澤丁宇男爵八人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序其位次塑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縣官也縣令郜崑偕丞張永主簿揚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頹像飾剝落乃相謂曰祀典弗嚴責在有司於是各出

俸貲鳩工市材令總其綱丞整其務簿董其役工獻其能民効其功經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廚牆垣悉完悉美觀者咸悦邑之耆耇曰廟建國初褒奬忠烈僅百祺而一新厥功宜紀邑庠司訓邱弘具書遣生員趙祥髙昂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者肇造丕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人歸必有忠臣良將為之羽翼爪牙以祛除叛亂匡濟艱危而後天下底定崇德報功其於以

死勤事之臣尤宜愍恤故廟滎陽而祀信廟睢陽而祀巡祀遠廟康山而祀成祀貴諸臣皆祭義所當祭有司所當敬其事今賢令佐同心協力重脩廟以虔妥開國威靈生氣凜凜誠良有司克遵朝典表忠以勸忠也俾後之人臣遇大事於臨機決策之際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效死勿二成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天下後世名教繫重此後之良有司慎勿墮厥緒焉是為記

按康郎廟功臣姓名成化末張東白亦有記與此畧

同其他紀載互異如金景作余昌則姓名不同文貴作呂翟世榮作羅則異其姓姜閏作潤徐公輔無公字王喜先作喜仙裴軫作珍王德作清則異其名又或所載止三十五人而不列程國勝謂其祀於南昌功臣廟不知南昌實未嘗祠程也傳聞之異辭如此

原跋

重脩餘干儒學記

餘干縣學國朝洪武初重建永樂中重脩茲歷年久頹

敝尤甚緣縣之民以戶計三萬一千有奇賦以石計四萬七千有奇前令困於繁劇文教未遑今邰侯來知縣事釋奠先聖先師顧瞻學宮嘆曰禮殿不葺何以聳民瞻學舍不脩何以勸士習有司首務責奚敢辭乃恪恭盡職存心廉而公臨事平而敏聽訟明而恕民心感悅於是謀於衆以脩學宮士民樂從積俸餘資以給其費購學西地以廣其基市材木以易其舊陶瓴甓以增其新集衆工以効其能提督有方勸懲有法不數月而大

成殿兩廡戟門欞星門完又數月而明倫堂進德脩業二齋完飾文昌祠於戟門左先賢祠於戟門右葺會饌堂廚湢於進德齋東葺神廚庫房并遷倉廪於脩業齋西建文會堂於明倫堂北周圍墻垣甃石增髙以至祭器之屬觀德之所靡不完美煥然一新經始於天順元年九月成於二年十一月也時樂平學訓導邱諳來署學事贊助有勞與諸生觀感深切欲紀厥功書具本末遣生員張鑑請記郡侯名崑字彦璧淛之桐廬人由鄉

貢進士歷常州吉安二郡教官以陞今職故其治縣知所先務如此

觀德亭記

何喬新

射之為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稍遠師生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

謝侯仲仁繇戸部主事出守兹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和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莅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為師生習射之所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匾之曰觀德以予為郡人也俾之為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郤兼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

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既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專於武夫迨我聖祖祗適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為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朝未得與郡

之諸君子較藝茲圃它日幸得歸榮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羣彦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為梁維以鐵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脩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

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絫石八墩於深淵以釃水性墩之上架木為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數十餘間人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由宋迄於元季燬於兵燹材甓皆腐缺而石亦泐矣入國朝以來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圮石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混漲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脩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為辠蹈縮不

果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於兹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葬魚腹耶盡圖脩復議既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秷推官許瑢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供於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佽助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堤更絫八墩架木為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

脩若干尺其廣若干尺歲十二月某日訖功太守合僚佐師儒耆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脩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為之書使勒於石庶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為斯民永久之利焉

江西布政司黄冊庫脩造記

郡邑黄冊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

以有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列聖休養生息戸口滋殖亦非前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輒改造繕寫既成獻於天府藏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藏於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郡縣既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别藏於章江門之城樓及廣積倉之别室天順八年左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為黄冊藏於它所非先王拜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得故鑄錢庫廢地建庫房五十間廳事三間作門以謹啓閉鑿池以防鬱

攸之災悉徙郡縣所上黄冊弆藏於此歲命幕職一員吏一人卒徒二十人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復右布政使三山陳公煒以廳事隘陋撤而新之前為視事之廳後為燕休之堂翼室庖湢等房以次列置又作中門以嚴出入凡為屋十有三間歲久寖圮未有葺之者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興沈公暉來莅兹藩周覽及是顧棟撓瓦落地堙墻傾乃鳩工庀材卜日興事撓者易之落者補之堙者

濬之傾者築之又於堂北作樓七間以遠渫汙前為步
廊以便校閱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於堂後凡用
木三千七百章瓦甓黝堊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
六年六月以是歲九月竣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羨
錢役取諸負辠之囚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脩梁傑
棟堅緻崇墉稱其為藏典籍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余記
之余惟王者以民為天而黃冊所以紀民數也蕭何在
漢入關之初先收圖籍傅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隱校

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高擔大廈庥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墾田之多寡者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於是乎書

贛州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民合為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勦其南則竄於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某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乃合辭以聞皇

帝俞其請爰命大臣愼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廵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於贑而割江西之南安贑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隷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旣至贑而贑舊無廵撫治所乃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君魁鉤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卽贑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各

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牆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落成於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他鎮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蒞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患為近宜以隸公朝

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贑有廵撫院實
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内固
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於一昔漢有西羌之
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强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
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
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為四省
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天子納用羣策舉
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

宏且遠矣今公祗奉綸音以節鉞鎮兹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闠罔敢差池異時羣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彝卣而垂竹帛豈直追蹤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孚德潤由名進士敭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重脩南昌府學記

南昌為江右首郡藩臬涖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

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為他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繪飾黯昧宊棟腐折圬墁陊剥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脩築其後學宮寢圮巡按監察御史天台李公釗脩之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翀又脩之至於今而廟與學頹敝日甚弘治辛亥監

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為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脩乃鳩工屬徒市材陶瓦至若金碧髹彤黝堊之需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衆咸歡趨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脩焉昔所無者乃肇作之賜書有樓學官有廨棲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齋宿有宫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庖湢庫庾皆以序為興賢育才二坊亦加脩飾凡為屋百八十

間為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六月之朔丹碧煇煌門闥壯麗冠於列郡稱其為首善之地者郡人士子來游來觀罔不感悅是舉也韓公實主之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為得憲臣之體云

雩都縣脩城記　袁端

雩都古揚州之域漢陳隋唐四徙其治貞觀中安撫使任公懷玉徙治南康故郡即漢將軍灌嬰所築壘之故

址迄今仍之宋知縣劉公藻爰築土城元通判王公榮忠始易以石於是民頼以安入我朝張文弛武城圯隍湮邇年以來群不逞輩乗間嘯聚大叅秦公民悦以雩當三省徃來之衝為十邑腹心之地遂區畫興築一時閭右競出金穀以濟乃命知縣羅公肆司其事分命義官管廷薦等以程其工秦公以陞去大叅張公琳兵備憲副張公璁相繼督勸申命義官蕭子欽等計日而責成焉始事於成化丙午春至明年冬城成又明年秋樓

櫓成環甃甎石表裏如一周廻五里視舊加廣羅建五門表以新名南曰南薰北曰朝天東曰東臯西曰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翬飛屹為金湯所以衛內攘外弭變消虞維持太平於永久者不有在於斯乎工既訖功大役告成庠生蕭鳴鳳輩相率請予文鑱石以垂示無極嗚呼重門待暴見於易有備無患著於書是役也固賢有司所宜用心者春秋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又法之所宜書者予不敏謹記其顛末如

此以為後之生於斯仕於斯者告

彭澤縣儒學記

邵寶

九江郡守髙君友璣率彭澤教諭戴鑾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畢功而記尚缺敢以為請初彭澤學在邑治之東病之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説者曰前山為紫為帽為髻後為鳳凰為緑梯為蒼崖為潛玉為讀書巖羣勝且萃左襟孤峯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收

百里爽秀完備學於是為稱時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叅議董君威錢君顥參政楊君守愚僉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意而髙守任焉以有兹成功也予甞怪今師生之為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輙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

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為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為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為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與於大脩為大德發為小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說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滙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

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况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眞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宫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為我師生告焉因髙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孫烈婦砰亭記

烈婦鍾氏玉山知縣上虞孫景雲妻也其父曰欽禮為浙中名士烈婦幼受教讀書知大義既歸景雲益親文史及景雲舉進士官玉山烈婦持以禮度旦出暮歸迎送如賓言必稱古廉吏景雲能於官烈婦有相之道焉弘治壬戌春景雲還自述職中道得疾其夏六月至玉山秋七月十八日卒烈婦時年二十八嘗兩産不育方圖側室而景雲未從及是大慟隕地扶而後起曰哀哉夫死無子吾何用生為乃三取浴屍水飲之誓以必死

復謀曰刎死衣汙溺死衣濡尸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縊且縊孰若餓死哉遂辟食姑強之食不得已復食力疾治喪默營後事纖悉必具曰是決於縊矣越二月舅氏泓將以景雲喪歸烈婦一日盡檢其文籍器皿官者還之是夕姑飯於同官之舍比還漏下二十刻矣烈婦迎姑為婉語曰夫死而無伯叔以事舅姑婦不敢死今幸有事舅姑者吾無慮矣蓋示以訣而姑不覺也姑既寢烈婦入私室沐浴更衣以白綾蒙首縊焉九月二

日也厥明姑始知之解其屍玉色如生左袖銀一錠題其封曰買棺木右袖景雲小像及其所愛二扇衣桁在前靈几在後妝匳服御陳列在旁香燭在案旛蓋旌旛在庭皆烈婦手置也其暇整如此嗚呼異哉卒之一月當道有上其事者天子詔上虞旌其門曰烈婦實承乏江臬與聞風教請書其事於碑嗚呼從一而終婦之道也故夫死稱未亡人蓋有偕老而無偕死若烈婦之死可謂加於人一等矣顧其志不亦烈哉或者方以嗣養

責之嗚呼以嗣則無子以養則有伯叔亦計之熟矣不然擇死而蹈懼其辱身也隱死而訣懼其傷姑也死之中且有禮焉始我聞烈婦死嘗嘆以為由其義能為紀姬之存鄬由其志能為孫妻之討嬀不獨一死之為烈也君子以為然然天下之存綱常也申生之死孝屈子之死忠抑豈非此志之為哉傳烈女者當有取焉吾是以書之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羅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名為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鎭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

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為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塈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

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其此之謂乎回視烟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古者富貴而名湮没當時逸樂歿不能自保其身後者何可勝道先生以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因遂記之以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雙節堂記

謂婦人為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非以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屬以人其經以天其義一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叙萬化以基若虎溪蕭節婦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夏朗大家節婦端習公之女翰林學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諭之從姑擇配得蕭東鑑氏歸未數歲東鑑卒子瑀半歲繼卒門内外婚姻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巽日何以見亡人

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家嗣宋鉉之子澂濟後焉劉
氏視猶已出鞠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化丁亥
澂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
寢興凡視姑為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表
其堂曰雙節遺孤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
之私人孰無之不能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
臣子之於君父樂人之樂食人之祿而不能憂死其事
者吾見多矣而婦之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人一族

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不可勝紀者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專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獨賢於女婦而已哉存性祖文志國朝旌為義民宋紹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也信國文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世聯姻其門云

宋文丞相祠堂記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

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矣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

孤兵獨往當之寇次臯亭三宫震動宰相遯荒公挺身獨往説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之若歴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北使詆大酋詈逆賊當死脱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髙郵抵通州留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强寇内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劒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絶粒於南安當死歴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

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曜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閞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

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横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

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録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劄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雯峰別墅記

遡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蘇山最善浮屠氏之宮也在盱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廣昌雯峰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秉鑑

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芮之軍峰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嶂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霽也尊者如帝卑者如臣比者如友横者如屏卓者如筆簇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涌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鷲踞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雯峰焉旴水中注迤邐迴抱如不欲去名之為雯溪雯溪之東兩澗

夾流為雯澗支隴旁峙翼澗而出乘雯溪而止為雯岡雯澗中夸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窳地成池形若環璧為雯池溢池而入池上為雯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左右為雯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為雯輝之堂合雯峰山水之輝也堂後為寓樂寓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為安晦祠顯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為昭孝繼述之善祼薦之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雯峰衆奇雜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

之曰雯峰别墅焉夫雲霞成章天之文也山水成竒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合天之文雯峰山水之竒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以主雯峰山水之竒也於戲有常者山也無常者人也有常主乎無常主乎常斯文而已若尼邱之常主乎孔雲谷之常主乎朱是已主人曰善吾今而後知無常之為有常也於是乎書

種徳堂記

張元禎

南昌舊有獄在郡治左圜牆僅一畝積繫至千餘人校者纆者縲者拲者桎者跂惟容趾蚋嚼膚蟣噬血忿其腹滿而去牛之梏者饜食其角疾之危者豎入其肓刑未至殛年已盡算民罹此酷數十年於今矣山陰祝侯以弘治丁巳來守於玆慨念而深矜之訟牒之所訴者斷訖遣去不令入狴扉識獄吏囹圄常為一空然廷臣之鎮廵總治於玆方岳之奠服統治於玆十三郡之有訟事者俱集於玆株連根引實繁有徒南昌之獄難乎

其畫地矣侯相府治南有舊老子宫買地貿之曰將此天堂為地獄可乎遂因其地作屋以楹計者如干築牆以雉計者如干前創大門中起巨堂顔曰種德取臯陶邁種乃降之義審出不服者來宅焉時巡按御史王聞之曰弭災致和莫甚於此夫於災能弭而後和可致譬之種田然稂莠既芟嘉禾自植德之種也何莫不然獄成於今年冬半不閱月大雪民占有年侯曰雪則瑞矣其如獄民之寒瘐何躬詣舊獄新獄計口給薪米解縱

眚災至二百餘人得釋者如脫焚出溺熙熙焉父子兄弟相慶於道侯真所謂種德者哉後之居是堂者尚體侯心以種德為事若馬其口孔其項以是而求臯陶謂之種德則末矣必教於是弼中於是制執頑叟服頑苗俾一人有慶四方風動然後於德為能種焉甫刑曰監於兹祥刑謹以是為種德堂告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朝瞿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

新其頽今歲久復多壊矣蘇僉憲葵以内翰遷提學來與廵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為大新之院制中為文廟為重門左為明倫堂為文會堂堂前為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於其西焉愚請於諸君宜因兹大新濂周程張朱四夫子於

廟四配之次如朱子昔所欲行諸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翟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属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於時知為已而學有就者固多然喜名不情者有焉飾詐希覬者有焉學者於此宜浄滌名利之心力趍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其負正學而玷此地也甚矣胡為乎來哉今蘇君亦欲延師聚徒愚敢預為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雅意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宫於撫吉諸郡邑

十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銳皆不忘吾道者是舉約費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訓導雲龍江能則劉守定昌之功為多蘇君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頌因以俟云

金谿縣儒學尊經閣記　　費宏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公信之始公鄞人也以弘治己酉莅邑治尚嚴肅務鋤獷惡膏枯

醵賜用植善良既浹歲政舉令修諸偷屏息夜戶不閉公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館署即徼巡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焉興學造士一日進諸生而歎曰閣以尊經在他學皆然獨吾邑缺焉可乎茲非徒觀美之事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罔不於六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蓬觀所校蘭臺所藏未有不於此乎尊者也況列之學宮且設科條曰師曰弟子相與授受童而習之實望

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主庇民胥此焉本吾於典不可缺者而猶缺焉可乎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窪益羣用珉堅而閣於其上中為三間高餘四十尺深與廣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季落之升閣而望卓筆繡墩鸕鴣上幕諸峰莫不迴巧露異於軒窻之下而金川清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謂山川之秀有兹閣焉斯足以凝之自是賢俊之鍾當倍於前日矣最役程傭且以萬數其勞與費蓋亦甚大也然皆

取諸罰鍰民不與擾僅數月而偉觀聿成非公之才之敏能若是乎閣成之明年公去為御史提學南畿正德甲戌公鄉人黃侯嘉會來為邑長復從而整飾之頃礱石欲垂永久會公之姊子端公居安卿按行兹邑侯因以請焉遂備述公之善政而專使來徵予記夫處劇而辦處脂而潔吏能是足矣至如飾以儒術治以絃歌則必才且賢者乃優為之由俗吏而觀兹閣之建若不足為有無者然意嚮所示瞻聽聳然吾道若加而崇斯文

若增而重實俗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誠賢哉予既

重黄請又慨念端公有渭陽之感乃為書其始末如此

嗚呼公之去邑幾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不忘不近於古

之遺愛耶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嘗

佐公建閣及今玆相與甓石者則縣丞鄭熙林文主簿

解文相李琳典史王綸何彥芳教諭徐恒陳廷用訓導

蔡材林挺顔欽也法得牽聯附書并書之

南康府新城記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謂慎土功重民力故雖時必書然
虎牢之書特責鄭之不能有蓋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
守虎牢巖邑可以限荆楚制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
弗圖卒以資敵取侮豈足與論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
前瀦彭蠡後擁匡廬控楚引粤為江右喉襟最要地顧
九江置戍聲援相及平時城類可緩恬嬉既久芽孽萌
伏變起倉猝則邑聚罔所恃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
至守者瘁於防居民苦焚掠迄今尚心悸太守陳侯時

雨每慨然念之曰吾朝廷守土吏也守之不固責將誰諉耶乃請於廵撫都御史孫公燧廵按御史屠公僑及分守叅議黄君宏楊君學禮分廵僉事師君夔王君崇仁募工伐石築為新城始於戊寅正月至明年正月成其門五濤陽彭蠡建昌匡廬星子也而疏水之關附焉其環郭箭臺三十二其周丈十其高丈有八其形勢壯偉足以保障一方其趾堅厚可永久而無壞侯之功於是大矣侯以正德丁卯由中臺來為守未幾以憂去壬

申復來前後在郡凡十有餘年嘗再築土垣堙山實壑崎嶇萬狀輒壞於雨易以疊石久而壞於雨者又過半焉及是乃就緒其志可謂勤矣侯欲後之人知所由始而圖其終爰走使來徵予記侯持已莅官老成謹厚政先惠利務實遠名久益孚於上下故屢興大役民不怨讟當道皆以罰鍰帑金佐之城事既畢其功之著於人目殆與山而俱崇澤之洽於人心殆與湖而俱深又何俟於予之書之耶予獨有感焉使侯不久於兹郡則雖

有志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使侯如他吏無愛民之誠則雖才足以有成而亦未必能勞官事如此其不懈也於是知用世者必在於志與才合而用人者不必驟遷數易必在於久任以責其成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天下之民可安矣茲城也陳侯始之使來者皆如侯之誠能時而葺之其為民利庸有既乎此則予之欲書而不容已焉者也侯字如霖弘治癸丑進士治郡多美政屢膺剡薦城特其一事時相侯者同知張君禄而

星子知縣王淵之則尤有勞於督役云

新設峡江縣記

臨江所領縣三惟新淦最大環其境將及千里葢兼古巴邱石陽二廢縣之地而有之其舊屬二縣者去理所遠皆百里深蹊峻嶺必信宿乃達民負恃險僻習為頑獷賦役之輸供不時井稅戶口至有不登於版籍者豪猾武斷莫敢孰何盜賊縱横雖追捕甚嚴亦不能戢其為弊也久矣自成化改元以來上自撫廵藩臬郡守縣

令下及耆民之更事者往往以分地設縣為請中更多故寢而弗行大中丞武陵陳公嘗以大叅分守兹郡知設縣之不可已及嘉靖甲申奉璽書有巡撫之責會是邑盜起部落鼓鳴乃與鎮守太監黎公鑑巡按御史秦公鉞陶公儼謀曰是由地廣人稠而統之無法縣之增設可容緩乎以前議申請於朝既得允賜名峽江公乃與巡按御史徐公岱以營建之事屬諸分守大叅方公揩少叅陸公溥分巡僉憲高公賁亨而又躬親臨涖相

塞莫位定成式授之有司峽江蓋郡中一雄鎮也去古巴邱僅二里許其地東俯大江西挹玉笥諸峰最為壯麗而城隍之廟巋然尚存遂即鎮築城十里拓巡司故址以為縣治拓驛舍故址以為學宮又擇其隙地為臺院為分司為府館凡山川社稷邑厲諸壇及倉儲局務陰陽醫學之屬以序畢舉經始於丙戌秋九月訖工於丁亥春三月董其役者實郡守錢君琦清江令狄君冲新淦令俞君稷而新喻令董君寅與相其成及邑令朱

君簠繼至蓋亦有圖終之力焉縣既鼎新公遣邑博李君公達來求予記惟天下之事有弊在於法者有弊在於人者弊在於人則當因地擇人而不可歸罪於法弊在於法則當因時更法而不可歸罪於人夫先王之法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大小繁簡各當其可蓋鮮有不便於民者也今以一人而統數百里之縣疆域太廣約束為難山谷桀驁之民自相雄長官府因循不治且將如邊鄙溪峒之夸卒以釀亂而胎禍是蓋法

之不善譬諸琴瑟不調所當改而更張然則分地設縣誠有不容緩者矣顧議者弗決久無成功葢築室道旁欲書肘掣未有心切民隱而毅然以為已任者也陳公子視吾民既仁且勇一請不得必再請而後已舉數百年廢墜之典而成於期歲之間問其財則出諸公帑而民不知其費問其役則取諸傭直而民不知其勞且一時同事諸公罔弗協謀畢力以為經久之計遂能旋斡治機移易民俗除一方之患遺百世之安可謂茲役為

無補耶自今而後專意撫字力行教化使嚮治之民相安於田里桴鼓不警而吠尨無聲則存乎其人矣易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得非公所以謹始慮終之至意耶公名洪謨字宗禹在江西剔蠹興利惠澤之及人者甚多復興縣治蓋特其一事云爾

重修羅田巖濂溪閣記　黄弘綱

雩都羅田巖濂溪閣者祠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暨武穆岳公陽明先師也創始於宋邑令周公頌續建於明

太府邢公珣至督學蔡公克廉乃檄有司並五先生列
之祀典因其半燬而增闢之視其未備而加飭之者僉憲
沈公謐令邑令羊公修也慶歷間濂溪先生通判虔州
嘗有遊羅田巖詩於時太中程公令興國遣明道伊川
見周茂叔疑即其時按巖列嘉熙庚子濂溪閣成勒先
生詩聞其風則思過化之所鍾而況親炙之者與巖亦
為黄龍禪師經行地武穆提兵平賊至固石洞訪黄龍
於巖下見而作詩宫衆羅公洪先為書而刻之石督學

公首三先生及武穆矣并述陽明倡學虔臺及門諸生雩獨多於他邑合五先生而祀於一堂且曰道德忠貞其揆一也闢為三室中安三先生左武穆右陽明及門袁子慶麟何子春何子廷仁管子登四子侍坐於陽明先生之室春秋率邑之同志舉釋菜合享焉嗟夫一隅之地而寓五賢道本人存地由人勝後之登茲巖者景慕嚮往之私抑又可知矣蓋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周程始復追尋其緒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之論庶幾精一之㫖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至陽明獨揭良知以開羣迷其言曰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物理之常而明其所謂吾心者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昭然孔孟之宗矣後之景慕嚮往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昔太府建閣時置堅石將樹碑記興廢以傳諸後恐泯

於無聞文未就而石存予感太府之意且歷覯諸公相繼之盛心追而紀之而終之以斯道之攸繫以諗夫邑之同志相與無忘且有懼焉則兹閣寧泯於無聞已哉

總制應城陳公偉績生祠記　張昇

生祠出於人心感愛之不已在古亦不多見如石慶相齊邦人慕其行欒布守燕燕人服其康餘如王堂之平盜張詠之安蜀是皆有以孚民心而民心自不能釋故民生而祠之欲其常接於目而莫忘也吾江右屬郡有

撫州偏在東南為大郡生齒繁而地勢坦其東鄉如長林市可以四通而八達邇年歲歉民饑强者成羣擅開富室廩取粟無忌白晝横行莫之能當甚而操刃殺人雖用兵亦莫可遏久之嘯聚山林時出肆行剽掠觸處空村奔避不遑積骸成邱流血成川乃至鄰邦均被其患劫貲財焚毁宅舍淫汙殺剥無有紀極慘毒莫可勝言有司捕之往往失利江右監司以聞上厪宵旰之憂詔廷臣議之僉舉南京戸部尚書應城陳公起之於家

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江南軍務南直隸閩粤湖浙悉屬制之公不敢以私辭星馳至江右聞撫州東鄉寇尤横甚遂先之請調廣西土兵數萬暨兵民等衆分布毋城黎墟野塘三地皆寇要衝也各總以監司輩皆能官也委副總兵張君勇統土官分領土兵各協心盡力贊襄廟勝之策於正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駐節撫州二十六日卯時三地隊伍各奮勇進剿至四月初八日班師僅四旬有二日兵無留行堅者無不摧深者無不

入擒斬賊首從約計一萬二千三百餘生擒六百四十八俘寇屬四百五十八奪回被掠男婦六十三器械畜產無算夷寇巢二百六十五所燬寇舍四萬七千五百餘間賊巢蕩為平陸人獲往來無間餘招復業良民六百餘家乃擇要會改長林市為縣以安餘民於是居者安行者順往來者絡繹耕者益力以致穡市者益衆以通貨旅者任時以出入過者隨意以行藏變呻吟之聲為笑歌變奔走之勞為安逸變殺戮之慘為戲劇天若

廓而愈清地若鏟而益平百姓倶曰昔者何時今者何時安傭之工非總制之功而誰功儂輩朝夕得以自由輒祝曰願公位益髙往還得以自適輒祝曰願公壽彌邵於是相與語曰兹特口祝耳曷若協力建祠肖公像於中壽公功於無窮俾民瞻其像而思愛戴千載如一日禮曰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有功於民緣人心報祀也公攘除寇亂非捍大患歟禮合報祀相率詣郡告於常熟陳侯言爰擇城隍廟隙地建祠一區正堂三間塑像

於中兩廡各六間外總以門間亦如數貞松巨栢駢羅
於門內外蔚然直竦於時穡事大孰穀價甚賤百姓俱
釀新醪攜以登堂拜謁仰瞻公像儼然當時臨戎氣槩
莫不欣忭興思自是思之無斁愈久愈有生氣陳侯述
民情走使以屬予言予謂有功而祝禮之最重者也周
公嘗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寧周公亦曰明禋又
曰休享是蓋以事神之禮事公也後世生祠之意其權
輿於此歟然而出於民舉尤難也公名金字汝礪由壬

辰進士累歷至今官湖廣應城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俞公生祠記

吾江右屬郡有撫州撫州屬縣有樂安縣鄰永豐寧都新淦豐城汀贛之界寇起必擾其境必經其途宋紹興間乃割地置縣以治之然而重山峻絶谷道深阻民俗頑獷入我朝宣德間有賊曽子良嘯聚大盤山弘治初有余瑞二繼而范安惟鄒仕興最酷且久横行鄉村焚掠淫汙殺戮折割積骸如邱流血成河慘莫可言跳梁

上下竟無敢當之者又合張元二屯郭山據大池聚衆
得三千有奇焚掠數縣騷騷及會省時郡縣各有寇會
朝廷簡命俞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七省軍務
正德壬申夏涇陽穆世傑知樂安縣事乃請於督府公
授以成算而親督天兵調達軍營已塘彭州防其西奔
調遼東軍鎮仲溪龍備其東奔調浙江軍深入龍險隨
便潛伏調大同兩廣軍以備追截委穆知縣會各路兵
以勦之乃令良民導軍徑攻大池郭山羣賊夜遁竄於

崇仁穆知縣與戰三捷擒戮二千有竒全師而還獻功於督府俞公避之樂安士民相慶曰昔也居者有桴鼓之警今則安居而枕奠昔也行者有阻截之憂今則坦行而無慮昔也征者有負乘之憂今則各安而樂業皆向天稽首而咸祝曰此皆吾縣矦之功督府總制之大德也吾輩没齒而慕德其能有窮已耶於是請於縣矦建生祠以像俞公之形容而屬予記

修上猶城記　　黄仲昭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城郭之於民不可無也古之聖王雖甚重民力甚惜民費而凡創立郡邑必建城郭以衛民蓋亦計其勞費之害小而保障之利大是以寧圖其大而不恤其小也若周之盛時或命南仲以城朔方或命樊侯以城東方彼豈不知重民之力惜民之費哉其意亦為是耳聖朝稽古為治凡通都大郡邊徼小邑莫不有城郭以備寇盜承平日久漸以廢墮吏斯土者無恤民之仁無慮患之智無集事之勇平居無事

不能奮發有為圖以利民則諉曰吾不欲勞民之力費
民之財耳萬一不幸而有寇盜之虞民無所恃以守遂
至流離困苦民不聊生不知視城郭之勞費其輕重相
去何如耶上猶為南安屬邑在江西南徼萬山之中接
湖廣桂陽縣境民稀而地僻歲稍凶歉山嵒愚民咸嘯
聚為寇邑民往往罹其荼毒宋紹定間邑令胡泓始築
土城以保障其民至勝國時悉圮國初因寇發鄰邑守
土者始循其舊址而修築之後亦圮成化間邑令董瑄

鄭璽先後修築皆未及成而去今弘治之二年江閩汀漳之間有小警朝廷特命副使張公整飭兵備兼領嶺北道事越明年夏巡歷至邑慨然欲挈其民去危就安乃謀所以築其城垣為久遠計適邑令章爵甫抵任亦能以愛民為心亟庀工徒畚土以築不踰月而成公復經理財用以俾章令募工陶甓而甃之肇工於辛亥二月之望越六月中告成周圍凡四百三十七丈有奇高一丈七尺濠濶四丈深八尺為門四各建樓其上為雉

堞九百二十有五為守宿之舖十有三用甓以枚計者二百九十六萬八千八百有竒用灰以觔計者一百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二十用人以工計者五萬五千五百六十有竒凡糜白金三千七十有五兩公所經理者三之二其一則章令奉公之命而區畫者也是役也力用於民而民不以為勞財取於民而民不以為費公何以能若是耶誠以愛民之仁根於中而智足以周其慮勇足以果於為事集而民不擾其見於設施者自有以大

過於人也而章令能祗奉公命亦可謂賢矣哉章令從其邑父老之請求予文以記公之德惠於不忘予方慨世之俗吏頽廢無為而喜公之奮發以有成故不辭而記之公名璁字廷璧其先浙之處州麗水望族今為滇南人起家己丑進士歷南京秋官正郎遷南昌郡守擢今職居官廉而有威吏民畏愛其在南贑二郡政績可紀者尤多此特泰山之毫芒已耳

重修滕王閣記　　謝一夔

滕王閣故臨江渚歲久圮廢遺址淪諸江流景泰間巡撫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即其東岸構危樓取韓昌黎記語扁曰西江第一樓無何復圮成化乙酉少司空莆陽翁公世資出為江西左布政使見而慨之銳意以作新為已任而三司諸僚寀亦相與協心贊成焉其規模益大蓋易舊制為閣高四尋廣倍之深踰於高尋有二尺四周繚以回廊於是復稱之曰滕王閣而公亦樂從人言無所改云閣前構堂髙廣半之堂左右庖湢之所咸

備閣後復創觀宇以居習老子教之醇謹者數人俾供灑埽役工甫訖功而公奉勅進右都御史巡撫山東濱行巡按御史閔君珪洎三司諸君餞飲於閣酒半僉作而請曰昔唐閻都督王御史中丞宴賓從於此而王勃韓愈實為之序記迨今傳誦赫赫若前日事公新是閣未幾而膺是寵擢珪等又得飲餞於此亦一時盛事也無文記之不可閔君遂屬予為記時予方促裝還朝未有以復也比者三司諸君復走書申前請予以滕王閣

之瑰偉壯麗天下共聞而其景物觀遊之美在昔三王韓子以洎我朝諸名公撰述詳矣一變復何容喙辭益堅而其請益至乃為之言曰古人建國必築臺以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閣之建即其遺意也豈直誇崇高侈富麗為宴樂計哉諸君政治之暇相與登臨此閣凭高望遠而湖山數千里地宛在目睫間能不悠然而動遐思如曰聖天子高位重禄以寵吾儕今日大江以西宜民之利寧無未興者乎而其蠹民之弊寧無未剔者乎

學政寧無未舉者乎風俗寧無未美者乎獄訟寧無未清而姦貪寧無未戢者乎饑寒疾苦寧無未周鰥寡孤獨以及閭里行伍愁嘆之聲寧無未蘇息者乎於是歸而同寅協恭益思所以處之則是閣之登實足以發舒諸君之精神而興起其憂國憂民之美意雖數宴遊其間非過也乃若畧政務以侈觀借壺觴以飾喜惟務已樂遑恤民憂諸君必有大不屑於是者翁公所以重建閣之意其在是乎其在是乎閣建於成化四年五月訖

工於是年十月公之擢在訖工之明年六月也

鐵漢樓記　　彭韶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苑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當熙豐之後猶再植之木於是紹聖之姦相嗣起羣賢貶斥元城劉先生落寶

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名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一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所能為哉南安祀先生於寓賢祠寶界院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攷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寺之右廊樓毁撤而新之於是聶都小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八尺數百年前物也

寘符期令衆議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用東坡語也使來請記噫諂何足以知先生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始終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怍焉內外不合乎遇悖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過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於豪制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是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

學於濂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檃括七年而後可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學先生者有所據依矣玆郡人士宜因賢守之表章學先生之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其庶乎

踈山橋記　　徐瓊

距金谿縣治西五十里曰踈山港口會八十四源之流於此而入盱水焉盱水故道自潢汰渡東折而襟帶乎

疎山寺之前後後故道堙塞徑西而縣西之衆流乃決東西故道之間以入是為港口譬之關弓為盱水今由弦而道而港口直其注羽之括也泝港里許有津淵深非可厲可揭初置木橋宋景定甲子寺浮圖行謙爰創石橋國朝宣德己酉如珪增屋之歲久屋頽石墜如珪徒清鎬重修焉橋三墩兩崖纍石仍舊貫餘則一新之下貫杉木以承重中横株板以窒土上敷堅石以當輪跡周覆以屋兩簷衛以欄楯中龕以奉護橋之神規模

制度縣漆粉黛視昔壯固美矣有加焉縱十有八丈衡丈有五尺屋之間如縱經始於天順辛巳訖工於成化乙酉計費白金幾三十鎰工千二百有竒甲申秋瓊先翰林服闋清鐫請記其事時急命名未遑丙戌夏復來京申請遂為之記夫以有司之事而寄一浮圖不亦重乎缽無少蓄乃僕僕於富貴之門銖兩以集不亦勞乎假此有土有民而背為之焉則不難而易舉不勞而易集也彼其無責耳矣乃不難其難而勞其勞是果何心

哉不忍之心所發也探其心而迹其事皆可嘉可書橋故名壽安今易曰疎山蓋非求異乃從人之所稱也

初建東鄉縣儒學記　　田汝耔

東鄉者臨川之東鄉也其地以盜戢正德八年所司具請東鄉設縣以圖永安縣設為立學九年始頒印記至初遣官署掌名劄故學生徒約三四十人廬舍集焉是年秋兵備副使胡公世寧始經畫營治撫州知府方學甫宣力課功士氣日以躍如十年春汝耔東巡至於撫

州按其邑廷簡秀民殆六十餘人補學生員改令臨川縣學訓導陳相攝主教事促有司亟完學宇夏兵備副使楊公璋至督知縣黃堂舉而畢之適命官始任是冬學告成凡殿廡門池廚庫堂齋廨宇垣堵百務維新或曰縣以盜設是宜講武何以文為惡是何言哉夫盜之未平也以武及其平也以文教化者弭盜之萌爾是故見廟廡則撲壘斯毀矣見衣冠介冑斯脫之矣見揖讓戰鬭斯悔之矣見觚翰干戈斯釋之矣絃歌之音作金

鼓之響息矣夫是之謂學末也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婦長幼人倫明而道斯化之矣乃扁其學二齋東曰立孝西曰求忠夫孝者徳之本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忠者中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教化之義也

重修髙安文廟記　龔守愚

瑞之屬縣曰髙安聞人鉅公先後輩出然以其附郭也凡朔望展敬春秋釋奠率致隆於郡學而縣學則畧焉故學之規制或病其陋頃以四封弗靖守土者舍俎豆

而軍旅是圖繇是廟學日傲不理予聞而慨之庠生謝
廷至自高安詑余曰君亦知吾學之宏整乎中峙正寢
堿平㦸峩者禮殿也旁拓脩廊署置秩秩者兩廡也外
傲朱扉墉繚攔翼者戟門也講有堂高爽而塏疏矣居
有舍櫛比而棊布矣有井焉甘而冽昔之泥不食者也
有亭焉完以觀昔之鞠為茂草者也葢經始於正德庚
辰之九日而落成於明年辛巳之首夏余驚曰何其神
也生曰我郡侯胡公之所修也公殄賊功成益整飭綱

條拊循疲薾郡以無事間嘗周視學宮大懼棟撓級夷無以稱國家妥靈育才之意故於是舉為之尤力焉而經畫有方民未嘗知役也願有以記其成余竊惟國家之制凡附郭壇廟之祀皆主於郡惟先師有別廟焉陰陽醫術釋老之司皆隷於郡惟儒學有別員焉其事重其制詳也然修葺之事縣實尸之君子謂是役也崇明祀可以言敬遵令甲可以言勤敏於集事可以言才勞不諉下可以言公費不逮民可以言仁史克頌泮孔子

錄焉予烏能已於言哉雖然所貴於更張者惡其陋且敝也今也易陋以宏易敝以整奠謁飲射講歌遊肆心目之間視昔有餘清焉惟為學亦然出之以高明光大則不陋矣成之以精深邃密則不敝矣由是居為名士出為名卿於以答聖明之遭而競前修之爽是則郡侯之所望於諸士者也侯名尭元字廷獻湖廣蒲圻人以明進士擢守是邦文行勞烈所至有聲此特善政之一云

周濂溪墓記　童潮

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鄉栗樹嶺之下迄今五百餘年所謂濂溪書院則在其北相違五六里許春秋釋菜之事多行於書院而墓則罕謁焉潮蒞郡展禮於書院因至墓所林木覆蔽榛棘叢生不能別視乃命役人翦薙以入而墓冢纍然始見按年譜宋熙寧辛亥先生聞母仙居縣太君鄭氏墓為水所齧乞知南康改葬廬阜清泉社三起山次年壬子上南康印綬就

廬阜書堂定室居之又次年癸丑先生不禄就葬仙居太君墓左配陸氏縉雲縣君繼配蒲氏德清縣君墓皆在是於乎先生之䰟既化於斯神豈遠乎曷不於此祀之於是庀材命工創祠堂一所於墓前堂凡三間尸先生像於中扁曰宋元公濂溪周先生祠中又别建愛蓮室三間室前鑿一池植蓮於内本其所愛也前祠門一所扁曰濂溪先生墓外又置民田地山塘四十七畝一分零給付本郡道紀司都紀席元微掌領之收其所入

以為祀事之需此皆出於公帑之羨者毫髮不漁於民也數年春秋祭祀皆行於中祭畢增土於墓而歸潮惟先生本道州人而簿分寧知南昌又知南康軍皆我一方之地而又没於此焉則此地亦為先生之闕里也先生發伊洛之源上繼洙泗千載不傳之絶學而太極之圖易通之書直與六經相表裏其功之大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已從祀孔子廟庭矣兹墳墓所在之地學先生學而祿於斯者可忘其功而不為立祭田祭所

以報其本乎禮鄉先生没尚祭於社先生没於此地而祭於此地豈曰過乎誌有朱子祠堂記畫像記載先生事實甚詳末學寧敢贅言以蹈潘氏銘墓之譏聊取建堂置田年月記於石上使後有所考云

臨江府城記　　彭綱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峯先生新寧熊公新作臨江府城制始備也臨江有城昉於宋厥後或修或圮元至正甲辰國兵克偽漢臨歸附因元之舊

制千户所戍之後所從城夷然週遭礫址夗地隍池諸門之闇猶存正德六年夏六月華林盜入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内外心惻志奮乃理武事乃斆帑庾計可施則具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之以石累之以甎結之以灰内外夾施經始於壬申六月至是訖工為輪廣凡三百雉有畸為高凡一丈六尺有畸為女雉凡二千九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為厚下一丈二尺

有畸上殺其實以磚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驅馳運五兵為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為串屋之楹凡一千四百七十一為臺門六架以危樓皆仍其舊而加治焉惟西則夷其閣而重新之視諸門益壯為水竇六皆甃之以甓𤀹之以鐵以泄淫潦之害為隍池皆浚之凡工與趨事之民皆𤀹出於民與城堧高下而重浚之凡工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餼之直之凡費過白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犒勸不在是凡為費公皆隱度通融

公帑所儲蓄而助以聽訟朿金之餘與舊例商估繻直所謂堂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矗矗言言逶迤起復遠而望之則虹霓盤卷憑駕河山廹而視之則陰陽經緯敝虧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有志而無才則踈而不合有才而無志則靡而不振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必不以為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往往至於懊憤扼腕銜

其事功之不見者爲是故也惟公適是三者而佚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隳之峻功於反掌之間若天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公名希古字尚友由進士歴任刑部郎中至今官其爲政因繩律以寓仁愛云

浚渠亭記　　徐璉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障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迴

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弭火災而民田藉以蔭灌者不可頃計其志謀訏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天禧年通判袁延慶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弘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

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禄三報民心驚悸予曰古渠之疏或有待於予也及詢吏民耆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固勝昔瀹渠培圳決壅砌頹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坵畦内而井塘池圃灌漑需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即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螯谿委會地勢殊勝嘉其

景而憩焉縣尹張參亦與晝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落之棟簷軒昂牎扉耿爽背巖谷面洄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怪石盤踞歸然嵬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龍從傍村多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鳥諧鳴駭娛心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峰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遜在

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瑯琊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吾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為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為渠而建又知渠開創於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於前哉衆皆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安義縣治記

余祐

古昔聖王德足覆冒天下而邦畿之大乃止千里外此則裂土分封不勝其多何也公天下之心固不視為已有而地廣民衆澤難克周堯舜猶病博施濟衆況其餘乎自夫秦廢封建設郡邑民失常主任令者率以所居為傳舍更值疆域袤廣中人材力遂多滲漏民果奚賴也哉是故衆建諸侯而寡其力賈生預處七國之良謀也均分郡邑而小其疆豈非恤民保治之善策乎安義

縣境舊隸建昌總一十六鄉其去縣治最遠者曰安義南昌卜鄰控鶴依仁五鄉境界南接奉新東接新建西接靖安鄰邑有不逞者率以其地便於隱匿而五鄉無賴或從而黨之此盜之所以衆也弘治年間首賊徐九齡徒從既衆拒敵官兵正德戊辰逆瑾擅威毒痛元元於是奉新靖安賊勢猖獗五鄉醴源等處亦各有賊應之遠邇騷然時則監司憲副宗君璽督兵勦伐五鄉大姓若揚振黄元受彭尚文等家各懷桑梓之憂共率子

弟族屬佃從輔翼官兵一乃心齊乃力遂擒賊首而其黨未盡平衆欲乘勝屠之宗君執不可曰嗜殺人者必干和氣恐致他變孰與分縣治安輯反側俾自新乎於是五鄉之地就其所謂大塘者設縣治以為民極藩臬諸君僉謀既定疏奏報可適巡撫都御史孫公燧下車之初慨然行之深慮盜以民貧而起若更勞費民之力財非所以弭盜也而工役浩繁勢難從省乃多方措畫凡可佐其費者小則便宜行之大則具奏取決於是一

錢不斂於民而事克濟矣遂屬僉憲王君疇先視形勢繼檄建昌令方鐸相厥土宜適刑部主事楊君鳳奉命決江北獄事竣便道歸省楊舊邑著姓而主事君素負才幹善處大小乃偕方令至大塘舊有地讖甚吉蓋其地勢自高而下分列前後橫疊而大江之流初逶其南折旋逶東然後長逝四面諸山環拱近畀而遠高五支俱平衍澮澗分明形勢之美可想見也乃以中支為縣治為府館中後一支為官衙再後二支為察院為布按

分司為城隍廟中前一支為文廟儒學再前二支民庶廬舍聚焉經畫既定僉憲王君崇仁來覈實仍會楊君一一審正厥位凡為公宇一區各具門廊堂寢庖福廨宇吏舍監房周繚以垣若陰陽醫官養濟院預備倉囤不完美經始於正德丁丑秋九月逾年戊寅春三月遂告落成都憲孫公洎廵按屠君僑謂縣治既設當有名稱安義雖專一鄉名義實美且不失舊即以上請覔不易焉新篆印記肇置官僚而縣令王軾初捧檄至未幾

遂罷去府判林寬署掌邑事銳意有為若泮池社圃起運倉街渠更鋪以次舉行時治基雖定猶未城也而邑侯零陵熊价至毅然以為已任越明年政通人和呼父老而謀之曰作邑所以為民也邑而非城如防民何乃量其高廣計其所費伐石於匠氏造磚於窑户取市地價而給散之均百姓力而搬運之民不苦勞翕然就緒其四城有門急遞有鋪龍津有亭南北壇壝之牆屋鄉賢名宦之祠堂類皆侯之餘事也至是十室之邑百度

具舉煥然維新五鄉之民顒然瞻仰昔之盜賊今皆化為良善矣楊君偕予同官廣右因屬予追述其事將以刻石用俾後來有所考焉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